

## 第十七章 血淚的繼續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那個夜晚，範閑握著菜刀看著菜板上的蘿卜發呆，從此便繼挖墳開膛碎屍之後，開始了自己人生第二段極為有益卻又極為悲慘的學習歷程。

他有時候覺得生活真的很有趣，平白無故多出來兩位性情奇特、不怎麼在乎自己超常早熟性格的老師，而且費介和五竹教自己用毒和殺人技，所使用的手段，都比較變態。

...

深夜，雜貨店的後麵房內傳來一陣極輕微的篤篤聲。五竹側身向外，冷漠說道：“今天切的很慢。”

範閑抹了抹額頭上的汗，看著麵前堆積成一座小山似的蘿卜絲，微微一笑，活動了一下自己的右臂，發現練了幾年的切蘿卜絲，速度已經和五竹叔差不多了，而且粗細也快要接近一致。可是右臂腫了又消，痛了又好，練到了今天，切蘿卜絲仍然會發出聲音來，範閑知道，自己距離五竹對於手中刀的控製境界還相差許多。

雖然不明白切蘿卜絲對於修行武道有什麼幫助，但一想到五竹是一位能夠和四大宗師對戰的絕世強者，範閑就覺得這蘿卜絲切的有滋有味，硬生生切出了爵士鼓的感覺。

自然，他在五竹這裏受的訓練遠遠不止這一些，還有蹲馬步爬懸崖之類很俗套的東西，隻是五竹的訓練要求過於變態，蹲馬步蹲到無法蹲馬桶，切菜切到手抽筋，跑步跑到睡不醒。

最痛苦的事情是：每隔三天，五竹便會在澹州港外的偏僻處與他對練或者幹脆說，那是絕代強者瞎子五竹暴力毆打未成年兒童範閑。

...

這真是可歌可泣，血淚交加的童年生活，而五竹說，當年小姐就是這樣訓練屬下的。

範閑很頭痛於這些三從一大原則所謂三從一大，指的就是：從難、從嚴、從實戰需要出發，進行大運動量訓練，這是範閑前世時，中國健兒們掃蕩金牌的最有用手段。

不過範閑依然毫無怨言，麵帶微羞笑容地做著這一切事情。表麵是因為他信守承諾，實際上卻是他遠超年齡的心智讓他知道，這一切對於自己都有極大的好處。

他體內的無名霸道真氣，這幾年越發的狂暴了，雖然在丹田之外，還有後腰處的雪山容納，但尚未發育完全的身體，依然有些禁不住真氣在經脈中的侵伐，時常會出現真氣外溢的現象，而每當這時，他身邊總會有些家具之類的東西遭殃。

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，總有一天，真氣蘊積的速度會超過身體經脈成熟的速度，讓他爆體而亡。

隻是料不到瞎子五竹確實沒有什麼收伏他體內暴戾真氣的方法，隻是讓他不停地鍛煉身體，將渾身的機能調整到一個極佳的狀態，再用切蘿卜絲兒的方法讓他鍛煉心誌，不急不燥，數年下來，潛移默化中，讓他對於真氣的控製穩定了許多。

對於死亡，這個世界上所有活著的人都不如範閑有體會，所以也沒有人比他更怕死，更珍惜生命。所以當知道五竹的訓練，對於自己克服霸道之卷所帶來的副作用很有幫助時，他默默地堅持了下來。

範閑日後細細想來，才明白五竹這些舉動隱含著的深意，如果真氣是一爐火，而自己就是那個爐子，那麼鍛煉自己的肌能，就等於打造一個結實的爐子，而鍛煉心誌，磨練精神，就等在爐子上開了一個小口，能夠有效地控製火勢。

至於天天被五竹用重手錘打，範閑就隻能自己解釋為：這是“三從一大”裏麵的從實戰出發，正是鐵不錘不成器。

隻是...真的很疼

清晨，範閑從\*\*醒來，揉了揉有些發木的眼睛，爬了起來，躡進了丫環的被窩裏，嗅著褲窩裏殘留的溫柔體香，撇起了嘴，九分滿足。

丫環思思正拿著把梳子在梳頭，發現他起來了，笑著走到自己的床邊，將像八爪章魚一樣絞著自己被褥的男孩兒使勁拽了出來，也來不及再梳頭髮，就隨便攏了攏，起身去準備晨洗的用具熱水。

範閑從被窩裏爬了起來，一屁股坐到自己給思思用棉花做成的枕頭上，掀開自己的褲子，往裏麵望去，嘴裏念著前世還沒有發病的時候最喜歡劃的酒拳，出右手比劃著剪刀石頭布：“誰\*\*蕩啊，我\*\*蕩！誰\*\*蕩啊，你\*\*蕩！”

他最終還是挑挑眉毛，看著褲子裏麵，自言自語道：“是我\*\*蕩，你還沒有能力\*\*蕩。”

來到這個世界很多年了，範閑早已經習慣了這種衣來伸手的\*\*生活，所以一邊打著哈欠一邊等著丫環回來。不料等了半天，他險些再倒下睡個回籠覺，也沒有等到湊到自己臉上的熱毛巾。

不知道出了什麼事，院子裏隱隱傳來嗚罵的聲音。範閑自己穿好衣服，好奇地推門走了出去，一下子就看見了讓他很不爽的事情。

在花園裏，精神明顯有些委頓的周管家正十分凶狠地罵著丫環思思，好象原因是思思急著出來端熱水，所以頭髮沒有梳好，衣服也沒有穿整齊，旁邊有幾個丫環正滿臉害怕的圍著。

這位周管家是前年從京都來的，範閑自然清楚，是那位姨太太派來盯著自己的人，隻是一年多來，這位管家表現的倒也老實，加上範閑一直暗中盯著，也沒發現他做過什麼，所以一直由著他。

但今天管家居然嗚罵自己的丫環，這讓範閑很不高興，他是個很護短的人。他眯著眼走了過去，和管家求了幾句情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管家今天特別執拗，非要讓思思去後院領家法。

範閑擰著眉頭，抬著漂亮的臉望著這位管家，嘻嘻笑著說道：“我的丫環，我帶回去管好了。”這句話似乎很平淡，甚至有些示弱。

周圍的丫環們卻聽出了一些別的味道，害怕了起來，不知道司南伯全府最大的隱患，京都與澹州的兩房間的衝突，不知道還能不能壓下去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